

汪曾祺《说“怪”》的随想

陈其昌

汪曾祺先生的短文《说“怪”》，发表于《扬州文学》创刊号。该文作于1986年10月28日，正是汪老第二次回高邮后返回扬州写的。文录于后。

说“怪”

我写过一篇小说《金冬心》，对这位公认为扬州八怪里的一号人物颇有微词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装模作样，矫情欺世，似放达而实精明的人。这大概有一点受了周作人的影响。我认为他的清高实际上是卖给盐商的古彝器上的铜绿，这一点大概也不错。我不喜欢他的卢仝体的怪诗。但那篇《金冬心》只是小说，不是对金冬心的全面评价。我对金冬心的另一面是非常喜欢的。我对他的从“天发神讎碑”变出来的美术字势的四方的楷字和横宽竖细的漆书是很喜欢的。对他的“疏能走马，密不容针”的梅花，也是很喜欢。我在故宫博物院见过他画的一个扇面，万顷荷花，只是用笔横点了数不清的绿色的点子，竖点了数不清的漆红的点子，荷叶荷花，皆不成形，而境界阔大，印象真切。我当时叹服：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！

我不想评定金冬心，只是想说说什么叫“怪”。很简单，怪就是充分表现个性，别出心裁，有独创性。

我希望扬州的写小说的同志能够继承八怪传统的这一方面，尽量和别人不一样。

扬州有一位大文休家，汪中。对汪容甫的文章，有不少人有极精到的见解。我很欣赏章太炎的评语，他说汪容甫的骈文“起止自在，无首尾呼应之式”（大意）。呼应，是小说的起码的要求，打破呼应，是更高的要求，小说不应有“式”——模式。

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扬州

这篇短文由小说《金冬心》谈及生活中的金冬心，其主旨是一个“怪”字。汪老对“怪”的解释，“很简单，怪就是充分表现个性，别出心裁，有独创性。”何为个性、何为独创性？我略作考量。

鲜明的个性。所谓个性，就是语言、形象、特征都必须是无可替代的“这一个”。已逝的著名作家刘绍棠是个神童，他读高一时，他的作品《青枝绿叶》已收入高二的课本中。他认为只有

熟悉生活，才能了解人物的特征、差异，才能别出心裁地刻划人物的生动具体形象。其时“这一个”人物便可呼之欲出，栩栩如生。我觉得汪老《异秉》中的王二、《受戒》中的小英子等都是颇具个性的人物。《异秉》的题目就有个性：异秉，不同式的秉性也。文中除了王二，张汉、陈相公等次要人物也具有个性。

自然的典型。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，不是概念的图解，不是主题先行，不是作者手中的玩物，否则只能造就出假、大、空的典型。与汪老成为“同科进士”（同时获全国大奖）的著名作家赵本夫曾当面教过高邮的业余作者：作为作家，必须以平等视角看人；作为评论家，也应以平等视角评价作家。他的《卖驴》中的孙三老汉，人物原型就是一个赶车的老汉，因睡着了，拉车的毛驴贪恋同族，竟尾随另一辆驴车误入火葬场，毛驴遭到受惊，踢死了老汉。赵本夫在塑造典型时，将另一兽医的事与此事杂揉，贴着人物写，塑造了孙三老汉这个依然活着的典型。

多元的风格。如今的文坛，各种流派、风格纷呈。而各种风格、形式，都具有自身的优异性、独特性。常理，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，又是为内容所决定的。“香油炒菜，各有所爱”。我们不能拿黄钟大吕史诗式的作品，与清新隽永的牧歌式的作品，来比高论低。高晓声在赠送给我的书上题词：“不是质数怎么算创作？”他坦言，从地域、家风、师承等方面看，他写不出汪曾祺的那些名作；同理，没有几十年农村生活的磨砺，汪老也写不出《李顺大造屋》《陈奂生上城》。两人风格各异，不好评说谁优谁劣。即使汪老写的《大淖记事》《皮杠三椏房子》《仁慧》，风味也各有不同。

生动的细节。细节，寥寥数笔能生花。王蒙写过一篇意识流手法的《春之声》，写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“电子石英表”“三接头皮鞋”“结婚宴席”“差额选举”等。尤其是写一个科技人员从国外考察归来，听着录音机播放的音乐，人却坐在闷罐子火车中，科技的先进性与交通的落后感形成巨大的反差。作者不是消极，不是抱怨，而是“歌德”，歌颂中国在嬗变、在进步。他以小细节，表现大主题。汪老的《陈小手》，本是他的任氏娘讲的高邮男接生婆的事。汪老将它写成小说，结尾的那一枪和骂人的话语，便是生动的细节。这细节决定了该文的价值取向。同样，《大淖记事》中巧云为十一子灌尿碱汤，事先自己尝了一口，短短的文字，感动得汪老流泪了，也让众多读者心旌摇摇。

还有大大小小的铁锤、铁夹。每天师徒两人挥汗如雨，“叮当……叮叮当……叮叮当当”，你一锤，我一锤地锻打着通红的铁疙瘩，节奏变换，起落转合，音色和谐悦耳。铁匠铺大到镰刀锄头，小到铁钩耙钉，各种农具应有尽有，且价格低廉。特别是制作的镰刀口薄、锋利、轻便，深受四邻八乡农妇的青睐。豆腐坊作场有堂屋大，一口大缸上面架着两个带槽的石磨子，一旁是豆腐、百叶的榨床，屋梁下面牵着一个特制的白色布袋子，墙皆垒成一尺八的大锅台。每天凌晨豆腐坊石磨辘辘转动，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，豆浆像乳汁一般流淌。加工成的豆制品，细嫩鲜美，香气四溢。到了早上，主人一路叫卖，一支烟工夫，一担豆腐、百叶便销售一空。

家乡周庄，满满的记忆，永远的乡愁。那里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讲不完。

家乡周庄

吴国安

家乡周庄，高邮一隅，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偏僻小村庄，乃生我养我的地方。一条弯弯曲曲的长林河把村庄划分成东西两岸，庄户人依河而居，繁衍生息。

小时候的周庄，蓝天白云，河汉纵横，稻浪滚滚，瓜果飘香。每当放学后，我们徜徉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沐浴着和煦的春风，唱起那熟悉的歌谣，爽心惬意。盛夏时节，长林河水质清澄，鱼虾丰盛，鹅鸭成群。岸边绿树成荫，芦花飘飘，雄雌鸣鸣。我们几个青涩少年经常结伴嬉水、捉鱼。到了“三九”“四九”在长林河上滑冰、“打仗”，没让父母少操心。

记忆中庄东头有个铁匠铺，庄西头有爿豆腐坊，庄河边有条小渔船。铁匠铺师傅姓何，外地口音，手艺精湛，带个徒弟，年龄大约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敦实有力。铁匠铺正中是炉膛，一边是手拉风箱，旁边是个大铁墩，

绰号

陈治文

我有个近邻，做事从不得罪人，说话圆滑卖乖讨好，人们送他绰号“滑头大爷”。有个小伙伴，从娘胎里出来就没有左膀子，人们戏称他“一把手”。还有个发小，说话不直爽，喜欢弯过来绕过去，人们干脆送他绰号“三弯”。

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，家家门口晒满了黏饅饼、糯米糕等年货。一天，姜家5岁的小老巴子不知是饿了还是馋了，走到郑先生家门口，随手拿了个黏饅饼吃了起来。正在屋里看书的郑先生看到了，就寻他开心，说：“你随便拿人家的吃，实在不作兴！”旁边的人听到了，于是就叫他“不作兴”，后来竟成了他的绰号。

当年“学大寨”，我们大队有个小队长，喊工以后，别人干活了，他却大衣一披，指东划

西。这边跑跑那边晃晃，就是不干活。人们对他一肚子意见，送他个绰号“麻油鬼子”。只要他一出现，人们就说：“‘麻油鬼子’来了，快点干吧。”还有个队长喜欢说大话，唱高调。他姓马，人们就叫他“马大话”，也有叫他“马大说”，更有不少女社员干脆叫他“马大牛”。

起绰号虽不文明，但有的绰号还蛮有意思。有的人眼睛大，便叫他“茨菇眼”。有的人睫毛长，就叫他“毛眼睛”。有的人眨眼频繁，就叫他“鬼眨眼”。有的人戴眼镜，就叫他“四只眼”。有的人好串门，一玩老半天，就叫他“烂板凳”。有的人好捉弄人，就叫他“促刮佬”。我有个儿时伙伴不讲卫生，桌子脏了褂袖子一抹，鼻涕口水流出来，也是袖口一抹，于是大家送他个绰号“大抹布”。

树荫下几个妇女闲聊。一位说：“有个熟人，高邮有两套房，扬州又有两套房，家主男子说，我们家两个小子不要读多少书，只要认得钱就行，只要不认错钱、不数错钱就行！”说完，她先自笑了起来。

若不是亲闻其说，真不敢相信今日此地，竟真有这样的“土豪”一个！这真是标本式的“暴发户”心态、“土豪”嘴脸！真羡慕这户人家富有这么多钱，也真叹惜这户人家穷得只剩下了钱！

翻开《毛选》开卷第一篇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重温那时的打土豪，看到“为富不仁”四个字，似乎觉得时下的这“土豪”，不是这四个字能说得通、道得明的，因为不好说这些人的钱来得不仁，只能说，钱包鼓了，腰杆直了，财大气粗了，人却不太厚道、不太谦虚、不太低调了。这种不厚道、不低调，表现为浮躁、张狂、任性，表现为对公益、对他人痛痒的冷漠、自私，更表现为对毛主席说过的“没有文化的军队，是一支愚蠢军队”的全无感触，对老人言“养儿不读书，等于养窝猪”的全然不懂，对古训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“穷不会一世，富不过三代”“诸侯之泽，五世而斩”的一无所知，对《红楼梦》《京华烟云》所说“瞬息繁华”的全然不识！

宁国府贾赦贾大老爷就曾当着全家人的面夸赞贾劣不堪的贾环：“看来我

老家多山，山峦起伏，层峦叠翠。要说风景优美而又底蕴深厚的山，村庄东边有五姑洞山，北边有李固寨，而以西边的龙门固最为有名。

龙门固山顶较平，四周陡峭。山顶处有一悬崖峭壁，峭壁顶端有三块并立的巨石。巨石远看似石门，内有一神秘圆洞，便是龙门，传说为东海龙王敖广的北门。固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为“四周陡峭，顶上较平的山（多用于地名）”。这便是龙门固名称由来。

龙门固神话传说较多，如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、凤凰落埭不落窟、秃尾巴老李、孙悟空学艺等。很多人知道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，可未必知道这个说法源自龙门固。

相传很久以前，有一年二月初二，这天上午风和日丽，突然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石破天惊，龙门固山顶处悬崖峭壁的石门徐徐打开，东海龙王敖广从中腾空而起，山中一牧羊人因看见了东海龙王的真身而被点化为石人，有首诗写道“峭壁龙门破天惊，东海龙王腾云空。可怜山脚牧羊佬，化作石人伴山松”。因这天是农历二月初二，后来就有了“二月二，龙抬头”的说法。

龙门固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有庙会。今年正月初五，我在姑家吃完午饭，把父亲、三叔、三婶送回家后，就跟母亲到龙门固游玩。我在雕龙里商业街和网红美食荟逛了一会儿，就爬山去了。山道蜿蜒曲折，山势陡峭，植被茂密，山上有很多槐树、栗树、杏树等。山脚下游人众多，山上则游人稀少。漫步于山道上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耳中不时传来鸟儿的啼叫声，山下播放的音乐、小贩的吆喝声清晰可辨，真是鸟啼山更幽。

龙门固顶南北有两条山道可登上山顶，山路崎岖，蜿蜒曲折。山顶有龙凤塔，塔高23米，六角七层，每层塔脊半雕龙半雕凤，层层塔体浮雕“龙凤致喜”“龙凤相恋”“龙凤呈祥”“龙凤嬉戏”，塔顶雕刻龙凤同心图。龙凤塔北有一人工建造的天池，池中塑有九条龙。山顶还有很多松树，苍松叠翠，四季常青。站在龙门固顶、龙凤塔下，极目远望，群山起伏，风景辽阔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有“一览众山小”之感。

龙凤塔东北不远处是望海峰，峰顶有望海亭。相传龙王派夜叉来此守护龙门，夜叉们离家太远，思乡之情日渐浓厚。他们就相聚此亭，望着东面的大海，谈天说地，转移乡思，因此亭可望东海，故名望海亭。

下山时，经过鸡鸣寺，此乃刘颯年轻时读书处。鸡鸣寺原名龙门寺，始建于东晋末年，历史悠久。相传刘颯幼年勤奋好学，但家境贫寒，买不起灯油，便每天鸡叫就起来到寺中借光读书，于文心洞静心炼文，后撰成文学批评名著《文心雕龙》。后世为纪念刘颯闻鸡读书，就将该寺改名为鸡鸣寺。今

“打土豪”

姜善海

们家的后生，本不需要读多少书，些许识得些字，是跑不了个官做做的！”想想看，若是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国家，满是贾赦、“土豪”式的人物，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！

我们尊称鲁迅先生为文豪。常有学霸成为文豪。我想，这豪、霸二字，本身并不丑，也不坏，以此二字为名之人不少，民国有位武林高手就叫黄天霸，周恩来就曾叫过伍豪。豪，是指有杰出才能、杰出成果，有豪情、霸气，有大气魄。问题是豪、霸若是与目空一切、欺行霸市、盛气凌人、不可一世匹配为伍，则就变为“豪门”，变为“土豪劣绅”了！有的人，有了几个钱，有的人得了个小官，有的人小有了点名，便牛气冲天，嫌路窄了，嫌路上人多碍事了，忘了当初、忘了根本，忘了“北”、找不到“南”了！

上世纪三十年代朱毛红军在江西就开始打土豪了，一直打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。而本文所说这类“土豪”，我们打是打不掉的。一个“打”字，造点声势罢了。若得这类土豪绝迹，当主要依靠自身增加修养，提高认识，转变观念，或者等到吃了苦头，碰了鼻子回了头，撞了南墙转了身！

忽听这位女士说：“真不知这个家主是怎么想的，连乡下不识字的老头、老奶奶都说：养儿不读书，赛如养的猪！”

龙门固记

张永锋

鸡鸣寺是后建，规模不大，掩映在青山绿树间，倒也幽静。山中若无古寺，总觉得少了点味道。

鸡鸣寺门前有一副楹联“晨钟暮鼓惊醒世间名利客，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人”，我倒觉得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不在经声佛号，而是内心的优雅与从容。不汲汲于名利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是人生的大境界。

山下有一龙湖，湖水清澈，碧波荡漾。湖边柳树倒映在水中，微风吹过，风移影动，珊珊可爱。三五之夜，月光皎洁，明月倒映在水中，湖中月色，如梦似幻，让人沉醉。游人可以泛舟湖中，也可以湖边垂钓，还可以湖边漫步。走累了，坐在湖边的椅子上，跟朋友或者家人聊聊天，或者欣赏湖光山色，这是怎样的惬意啊！

再游龙门固，已经有很多变化。景区南门外新建了一个大型停车场，景区东边新建了滑雪场、旱滑场等，景区内新建了民俗村、汉文化展览馆等，设施更加完善。

龙门固春节庙会，既有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又有各种美食小吃，每年都吸引大量游人前来。今年是龙门固第六届“多彩田园”春节大庙会，有“北狮贺新春”“超级明星秀”“网红美食荟”“激情双滑季”“全家总动员”“非遗精品大展销”“正月十五闹元宵”等活动，“超级明星秀”请来了出彩中国人吴武强、星光大道冠军周超峰、梦想中国亚军张晨磊等人，“网红美食荟”有各种特色小吃，有的商家穿着特色服装随着音乐起舞，满满的年味。龙门固山下闹，山中幽，山顶静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再游龙门固，感觉景区建筑风格不协调，有些杂乱。山脚下有中式风格的雕龙里商业街等，有西式风格的威尼斯小镇，有现代简约的龙门大剧院；山中有古寺鸡鸣寺，也有石头建的四合院；山顶有汉代风格建筑汉文化展览馆，望海峰上有中式望海亭，龙门固顶有不太中式的龙凤塔。龙门固顶龙凤塔，挺拔有余，气势不足。而固顶东边一座山头上建的汉文化展览馆规模较大，气势磅礴，让龙凤塔相形见绌，有喧宾夺主之感。龙门固山下开发较充分，山中道路也改善了很多，加了护栏，爬山更加安全，但龙门固顶及上下道路还比较粗糙，尚需进一步开发。

我觉得景区开发要进行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，整体上应统一、协调，留有发展空间，避免重复建设、低质量建设。还应注意保护自然，避免过度开发。既追求经济效益，也留住绿水青山。

刘禹锡说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，龙门固有山，有水，有龙，有古寺，有名人，真乃一宝地也！